

山高水长

邱 勋





山高水长

邱 劭

山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白逸如
插图

山高水长

邱 勋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78 年 10 月第 1 版 197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97,000

书号 10099·1291 定价 0.66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关系的儿童长篇小说。

作品以深刻的思想、细腻的笔触、抒情的语言展示了沂蒙山区抗日战争的风貌，用巍巍的高山和长长的流水形象地讴歌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阶级深情。

作品热情洋溢地塑造了十四岁的贫农女儿冬梅和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陈虹的光辉形象。同时，也歌颂了淳朴、善良的贫农石山根、老奶奶和山区儿童石头、留孩等人的英雄事迹。

目 录

第一章	柳泉峪.....	1
第二章	第一场霜冻.....	19
第三章	小小的“团瓢”.....	32
第四章	夜半枪声.....	55
第五章	采药.....	68
第六章	蛀虫.....	89
第七章	山洞.....	104
第八章	夜深沉.....	116
第九章	柿树坡.....	130
第十章	雪花飘飘.....	147
第十一章	官亭年集.....	172
第十二章	年节.....	187
第十三章	卞桃花献计.....	207
第十四章	红梅傲雪.....	218
第十五章	毒辣的“竭泽取鱼”.....	235
第十六章	解运途中.....	246
第十七章	悄然隐退的晨星.....	257
第十八章	春到沂蒙.....	279
尾 声		297

第一章 柳 泉 峪

沂蒙山有个青石崮，青石崮下有个山庄叫柳泉峪。

全庄百把户人家，稀拉拉地占了多半条山峪。除了地主潘兰田家的青砖大院以外，穷人家一色是黑石蛋砌成的小团瓢^①；有的连房顶也不苫草，不挂瓦，铺一层平光光的薄石板。房前屋后，石缝里钻出来酸枣、刺槐和山松棵子，把那一间间低矮的石屋遮住了。

村东石崖下有个山泉，名叫柳泉。说来也怪，碰上雨季，连下七、八天大雨，青石崮顶上山水老牛一样吼着滚下来，干河套里大水几尺深，磨盘大的石头，能一口气冲到十八里以外的官亭镇上。可这山泉，泉水照样不见长、不发浑，清亮清亮的，还跟那小孩子眼睛一样，泉眼底下石子的花纹儿照样清清楚楚。要碰上旱天，黄土晒得冒烟，石板晒得裂缝，合抱粗的大树晒得耷拉下脑袋，一根火柴能把满山石头点得着火冒烟。可这山泉，照样一星点儿不见少，人们提上一瓦罐水来，水皮摇晃一下，“噗噜噗噜”冒几个水泡泡，泉水就又涨到石壁那原来的水印印上，把那墨绿墨绿的青苔罩住了。

老人们说，这是青石崮一道地脉，沂河水一支源头。别着

① 一种极为简陋的圆顶小屋。

泉子不大，可直通到一百二十里外滔滔奔流的沂河。说是泉子里撒条小鱼秧，在它尾巴上扎条红绸带，过它一年半载，小鱼秧就能穿过大山底下的石劈缝游进沂河。可那红绸带，早就化到鱼鳞里去，那鱼就金翅金鳞，红光闪闪，长得有半截扁担一般粗大，小孩子抱不动了。

不用说，山庄就因为有这个泉子，才起名叫柳泉峪。

这是一九四二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村东头山神庙后面一扇野荆条栅栏门“吱呀”一声，走出一个中年汉子来。这人名叫石太平，是个庄稼汉，手艺人，还算个半拉子庄户医生。女人前年没了，跟前剩个十一岁的儿子留孩。他起早挂晚，门里门外，小小的柴门院收拾得特别刮净，几亩山墙地侍弄得格外熨贴。遇上阴天下雨，一双手也闲不住，不是编筐织篓，就是从光崖上扛回几块大青石，大的做成拐煎饼的小磨，小的鑿成一嘟噜一嘟噜的蒜白子，拚上牛力挑到官亭镇十字大街，好歹也能换回几升黑豆来。地里活儿松闲了，他就用块生牛皮护到小腿和脚背上，提个小镢头，一个人进深山野岭去刨中药。山里人看他识得药性，遇上扭筋伤骨、蛇咬虫叮，就到门上求他治病。他是个灵透人，给病人捏捏攘攘、问问看看，几味草药下去，却也常常药到病除。这一来，名声顺着草皮飞，这汉子变成山沟里的庄户圣人了。

现在，石太平披件旧布衫，腰缠一条青布围腰，肩上扛着镢头和扁担，朝村外走去。

留孩手里提个小瓦罐走在身后。这孩子喜眉俊眼，脑门上留着一撮毛儿盖。他口里含个叶片片，一面走，一面学着鸟叫。逗得一群山雀从对面山梁上扑过来，又“吱吱喳喳”叫着朝老林里飞去了。

突然听到峪底传来一声小孩子的喊叫：

“不投降？好小子，你等着！”

留孩抬头望去，认出那是二叔家的弟弟石头。小家伙一手扶腰，一手提只短把镰刀，点划着面前一片野树棵子，正在训话。留孩来到跟前，他也没有发现。

“老实站好！”石头朝一丛刺蓬棵吼道，“你是东洋鬼子，跑到咱柳泉峪干什么？……看刀！”他猛一挥手，雪片似的镰刀在半空里一闪，刺蓬棵早齐崭崭拦腰截断，残枝败叶滚到脚下。

“还有你，一条汉奸走狗！”小家伙又指向一棵野酸枣，“你还敢牵驴吗？还敢抓鸡吗？还敢杀人放火吗？……什么？你要投降？……好！饶你一条狗命！”可又突然扬起镰刀，“不行！得留下你一只狗耳朵！”说着，猛一挥手把它一条枝杈砍了下来。

突然，他尖叫一声，飞身冲上崖坡，指着一棵藏在乱石后面的歪脖臭椿，喊道：

“好，潘彪！藏到兔子窝里也得把你抓出来！……怎么？你要投降？投降也不行！八路军宽大俘虏，可就不能宽大你潘彪！”

只见石头把镰刀抡得上下翻飞，呼呼山响，如同疾风扫落叶一般，乒乓二十五，早把臭椿棵子劈了个一塌糊涂。然后，又咬着牙根搬起一块斗大的石头，把残存在土里的树茬子，砸了个七开加一开，稀巴烂乎。

“嘻嘻！”留孩笑了。

石头发现了留孩，问道：

“留孩哥，你上哪？”

“上箴篱坪去刨地瓜！——你哪？”

“打柴嘛！”石头说，“咱姐上虎头崖了，叫我在这里砍点树

枝子！”

留孩不由睁大了眼睛：“冬梅姐上虎头崖了？”

“嗯呐！”石头点点头说，“那里有半人头高的野荆条子！”

留孩摇摇头，说：“她好大胆，那里有狼呢！——撒谎我变个小！有一会我亲眼看到七只狼，头里一条大家伙，象个队长，后面的排成一行走着。大狼‘呜’地叫一声，七条狼就一齐站住！——你知道，那是它喊口令呢！”

石头眨巴一下眼皮说：“不怕，咱姐那把柴刀，可厉害啦！不用说狼，潘彪的头也能剃下来！”

留孩向前凑近一步：“听见了没？前儿过晌虎头崖上开火啦！”

石头点点头：“听见啦，子溜子唧溜唧溜的。”

“冬梅姐回来，告诉她不要再去啦！”留孩大人似地说，“再碰上开火，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正说着，突然从前面山路上传来石太平的喊声：“留孩——！”

留孩抬头一看，爹已转过山口，就离开石头，急急追了上去。

“我也帮你去刨地瓜！”石头随后跟了上来。

不一会，两个孩子越过沟壑崖坡，穿过树丛草棵，气喘吁吁来到石太平面前。

石太平望望石头说：“把你砍的那树棵子捆起来，背着回家吧！”

石头瞪起一双黑眼珠，骨碌骨碌望着大伯，不说话。

“你在这里咋咋呼呼干什么？”石太平四处瞧瞧，压着嗓子生气地说，“人家躲还躲不迭呢，你倒是故意扯旗放炮、招风惹草，

在头上贴个贴儿！要叫潘彪听见，那家伙没缝也下蛆，正支起鼻子满山嗅呢！”

石头一声不响。

“你冬梅姐也是，怎么不知道管着你些儿！”石太平叹口气，轻声说，“这两天风声挺紧，告诉你姐，没有事少出门！——快回家吧！”

石太平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留孩俯在石头耳朵上说：“回去吧！等我给你做杆真枪，能打洋火的！”

“真？”

“真！用核桃木做枪托，子弹壳做枪筒！”

“你有子弹壳吗？”

“碰上好运气，兴许能弄到一个……”

石头这才点点头，笑了。他站在山路旁边，一只赤脚搓着另一只赤脚上的泥巴，眼巴巴望着大伯和留孩朝策篱坪越走越远了。

原来这柳泉峪一带是个边缘区，国民党土顽头子汪洪元占着这块地盘。向南十八里翻过九顶山就是咱八路军的根据地，向东十八里的官亭镇上安着鬼子据点。鬼子汉奸三六九地进山“清乡”，到处杀人放火，牵牛抓鸡。鬼子前脚走了，汪洪元那些歪带帽子斜楞眼、提溜着一根根弯弯木头的灰皮子，又瞅个冷子溜进村来，拿着二指宽窄、盖着“汪司令”大印的催粮条子，敲骨吸髓，剥皮抽筋，逼着庄稼人慰劳他们这些“抗日将士”。可听到十八里以外鬼子据点里打个喷嚏，他们早就穿上兔子鞋，没影了。

今年一割倒秋庄稼，敌人就开始“扫荡”，日寇侵华军总司

令烟俊六凑集了几个师团、几个混成旅，加上当地的伪军，共五万余人，扬言要打进南沂蒙根据地，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战。“扫荡”由平原转向山区，由边沿深入腹地，号称“铁筒包围阵”。沿着官亭镇进山的大路，鬼子黄乎乎一片，蝗虫一样压进山来。国民党五十一军整批整批投了日本，换上二鬼子服装进山“扫荡”去了。潘兰田的儿子潘彪原是汪洪元手下一个副官，也撕下“抗日救国”的旗号，当了官亭镇汉奸队中队长。青石崮下几条山峪里三十六个大小村庄，也都纷纷成立了新民会、维持会，建立了日伪政权。潘家的帐房先生潘白眼，原是柳泉峪国民党的伪保长，如今换了名号，变成日伪村长兼维持会长了。

最遭罪的自然还是庄稼人。牛被拉走，粮被抢光，有的连房子也被一把火烧个秃溜平。连石太平这样的干活迷，过了霜降啦，笨篱坪那二分地瓜，也还没有心思去刨回来。

山里的深秋，早晨已是冷飕飕的了。石太平爷儿俩在山路上走着，一个人也没有碰到。

“留孩，”石太平小声说，“这几天潘彪不断带了便衣回庄转悠，你得长点眼色，别有事没事跟石头在一起玩了！”

留孩说：“怕他哩！等八路军过来，头一个先宰了他！”

“就你本事大！”石太平火刺刺地。

留孩不吱声了。爷俩走了一阵，留孩又问：“爹，人家都说俺二叔当了八路军，是真的吧？”

“谁说的？”石太平立楞起眼睛。

“街上都说呢！”

“别听他们嚼舌根子！——你二叔是下了关东，在关东山伐木头！”

留孩眨巴一下聪明的眼睛，又说：“那你为啥不叫我跟石头

玩啊？怕什么呢？”

庄户医生让儿子一句话顶得回不过嘴来，就叹口气：“小小孩儿家，别管这些了！快走，刨地瓜去！”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阵，留孩又说：

“昨天过响金库说，他爹还要带着汉奸队来搜山，山里藏了个八路军的伤号呢！”

“什么？”石太平问。

“金库说的，说那伤号是个女八路……”

这金库是潘彪的宝贝儿子，人不大，却跟他爹学了一肚子两肋巴坏水。石太平不等儿子说完，早气的满脸通红，赶上一大步，叉开五指，朝留孩脸上打了一巴掌，一边骂道：

“单打你这个没有耳性的东西！好鞋不踏臭屎，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偏偏跟这个东西在一起搅和？”

留孩脸上被打得火燎燎的，哭着说：

“谁跟他一块儿玩啦！我在棘子地里逮蝈蝈，听他在路上跟别人吹呼，我隔他半趟子地呢！”

庄户医生这才明白，是自己一时性急，错怪留孩了。但这位老子并没有向儿子认错的习惯，又听他说：

“没在一块儿玩就好！这一家子，老辈里没长一根顺溜筋骨，肚里藏着巴豆蒺藜，死了狗都不吃！以后记着，隔他远远的，听也不要听他放的什么狗屁，看叫他熏臭了耳朵！”

儿子不服气地轻声嘟囔着。

又走了一阵，石太平突然又问：

“他没说抓没抓到那个八路军啊？”

“不知道！”留孩气哼哼地。

“没说那伤号在哪道山梁上啊？”

“不知道！”留孩头也不抬。

石太平知道儿子还有气，就自言自语地说：“想的倒好！八路军自凡来，能等着他抓啊？前天在虎头崖打了半过晌，汉奸队临走摘了好几副门板抬死尸！要有八路伤号，他当时不抓，留到现在啊？这些东西，净是吹牛扯谎，给自己仗胆儿！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用说真牌八路军，就说你们陈老师那个八路嫌疑，潘彪带着一个班的人马，支上那机关枪，抓着啦？哼！……”

猛一抬头，来到笨篱坪了！

山梁上，随着山势开出一小块地，活象一把笨篱。笨篱把上，笨篱头上，石板空里培起几条土埂，栽着几百墩地瓜。瓜蔓见了霜，焦黑焦黑，瘦筋巴巴，瓜叶脱落下来，刮得满处都是。石太平连个地头烟也没吸，就动手刨了起来。

日头一杆子高的时候，爷儿俩已刨了一半。石太平停下来，找个背风的地方，掏出火镰火石打着火，点起一把野草，烤了烤带来的黍子煎饼，啃一口大葱，嘴对着小瓦罐喝一口已经冰凉的高粱糊糊，爷儿俩吃起早饭来。

“蝈蝈蝈……”突然，从不远一个秫秸丛^①那里，传来一阵蝈蝈的叫声。

这是一只油绿的嫩蝈蝈，背上的小翅一闪一闪，象两片翠绿的镜片。不用说，留孩给蝈蝈的叫声立即弄得心里痒抓抓的，只见他扔下煎饼，蹑手蹑脚地扑了过去。

等他赶到跟前，那蝈蝈忽然后腿一蹬，钻进秫秸缝，逃走了。

^① 秋收以后，高粱秸临时竖在地头上，留待农闲时再搬运回家。看去象搭起的一个个小棚。

留孩当然不能放过它。他拉开一个秫秸，立即钻了进去。

秫秸从中间的空地有半间草棚那么大，平展展铺着一堆干草，仿佛是哪个放牛的孩子曾在这里睡过午觉一样。而且，真想不到留孩有这样的运气：只见草堆旁边竟然大模大样地躺着两枚闪闪发光的子弹壳！

留孩惊喜地欢叫一声，仿佛怕它会突然施出魔法钻进地里逃走一样，连忙扑过去把它抢了过来。

那是什么鲜红的东西突然在草丛里一闪？是一片片飘落的花瓣吗？是一枚枚红透的山枣吗？是一簇簇爆开的火花吗？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吗？

“血！”留孩惊叫一声。

透明的、灿烂的、撒在山草丛中的斑斑血迹！晶亮的、闪烁的、没有完全凝固的新鲜血迹！刚从温暖的肢体里滴下来，仿佛还散发着阵阵热气，朝露一样圆润、温馨、洁净的血迹！留孩胸口扑扑跳，头一阵眩晕，突然害怕起来。他再也顾不上什么蝥蛄，象头小牛犊一样拱开秫秸，急忙逃走了。

停一会，石太平慌里慌张跟儿子一起跑了过来。他朝地上的山草梭了一眼，脸上突然青一阵，白一阵，脑门上大滴大滴流下汗珠来。他手忙脚乱地把山草乱翻一阵，仿佛不经心一样把血迹全部盖了起来。然后，他吁口气，回头向留孩说：

“拿出来！”

“什么？”

“子弹壳！”

留孩只好迟迟疑疑地交出来一只。

“没有了吗？”

“没有了！”

石太平伸出坚硬的手指，挖个土坑，把弹壳埋进土里。然后又向儿子说：

“别大惊小怪，这里什么事也没有！要是有人问，你就说什么也没看见。懂吗？”

“懂！”

“还有，更不能告诉冬梅，明白吗？”

“明白！”

“记下了？”

“记下了！”

“你要露出一点风，小心我揭你的皮！”石太平压低了嗓子，喘着粗气说。

说完，他急急忙忙回到地瓜地里，把刨出的地瓜装进筐头，朝儿子说：“头里走，咱回家啦！”

“不刨了吗？”

“不刨了！”石太平说。停停，又补上一句，“它还长！”

留孩奇怪地瞪大了眼睛：“蔓子都让霜打焦啦，还长？……它不怕冷吗？”

“不怕，越冷它越长！”

留孩望望父亲严峻的脸色，不敢再说什么，提着瓦罐扛起镢头头前走了。石太平又磨蹭了一阵，望望四处没人，悄悄把剩下的几张煎饼拿出来，扔进秫秸丛旁边的草棵里。然后，挑起担子，刀捅着屁股一般，急忙火促地赶回村里去了。

石头背着半座小山般的一捆山柴回来，爬过石拉子岭，就听到柳泉那清亮清亮的声音了。

泉水从墨绿墨绿的柳泉里流出来，跌落到圆润、洁净的鹅

卵石上，叮咚叮咚，永远是那么悠扬和谐、不急不躁，象一只巧手在抚弄着琴弦，弹奏着一只年代久远而又永远新鲜的乐曲。泉水在山峪里冲成一道溪流，拥拥挤挤，欢欢乐乐，摇动着水草，鼓荡着岸边杂树的根须，逗弄着小虾小鱼，把它那永不疲倦的歌声，撒进四外连绵不尽的山野里，和松林那回应千山的涛声、高空那奔涌万里的气浪，溶到一起，分也分不开了。

泉边青石上坐着一个小闺女，那是姐姐冬梅。

她身边放着用葛藤捆起的一小捆山柴，裤脚让葛针挂开了几道口子，正俯下身子捧起一捧泉水，大口大口地喝着。又撩起一捧泉水擦一把脸，水花象露珠一样沾到乌黑的发辫上。

“姐姐，你砍了这么一点儿啊？”石头跑过来，把背上的山柴扔下，奇怪地膘一眼姐姐身边那一小捆柴草，扁扁嘴，说：“看你，上虎头崖子，上虎头崖子！”

冬梅站起来，笑着说：“你砍的可真不老少！”说着，弯腰去背石头那一大捆山柴：“精湿精湿，沉着哩，我背吧！”

“不用！”石头把自己那捆柴抢到肩上，骨碌一下眼睛笑笑，“进庄了，我背这么一小捆，叫人家笑话我啊！”说着，头前走了。

冬梅把柴刀穿进葛藤扣里，背起自己那一小捆，跟着走回家来。

家里只有个七十岁的奶奶。她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是那么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地蹲在炕角，用枯瘦的手指摸摸索索地捻着棉线，纺锤子在怀里悠悠转动着。这时，她听到动静，睁了睁那白惨惨的眼窝，抬起头来说：

“回来啦？……锅底下灰窝里有煨着的地瓜……”

石头用灰钎子掏掏锅底，真有两块烤得稀软的地瓜滚了出

来。剥开那焦脆的皮皮，焦黄的、喷香的、透明放亮的地瓜瓢儿，别提有多么香甜可口啦！

“石头！”墙外传来留孩的喊声。

石头一手拿着地瓜，溜了出去。

两个孩子拐过胡同口，不管葛针蒺藜，钻进村外那密密丛丛的树棵子里去了。

“看看，晃眼吧？”留孩的小手在石头面前一闪，掌心里露出一枚黄澄澄的子弹壳来。

“嘿！”石头连忙把它捧到手里。

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少年儿童们来说，大概很难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了。有那见过世面的孩子，弄到过“七九”弹壳，“六五”弹壳，甚至摸到过粗大的重机枪弹壳；只是在小伙伴们面前吹一下牛，就能引起孩子们无限的羡慕。也有那运气特好的孩子，凑巧家里住下一个班的过路的八路军战士，那个好脾气的班长，被他那怯怯的、带钩的眼睛感动了，临开拔给他留下一枚大肚儿弹壳；或者遇上战斗，有那胆子特大的孩子，硝烟未散就去打扫战场，在沙窝堆里拣来一枚热煦煦的蓝靛门弹壳……立刻，他们就成了孩子们当中最富有的人。小伙伴们怎样张大惊奇的眼睛，伸出乌黑的小手，欣赏着、抚摸着、传递着那一枚枚神奇的弹壳啊！……把它安到刻着漂亮的鱼鳞纹儿的核桃木枪托上，哈，那简直比得上一门日本山炮！潘彪他们还敢卖国投敌当汉奸吗？就叫他尝尝滋味！

石头和留孩立即什么也忘了，蹲在树棵子里开起“兵工厂”，做起小手枪来。

留孩削好一块核桃木树杈，做成枪身。又在枪上挖好槽沟，做好安放火柴头引芯的机关。弹壳屁股上早钻好一个小洞，这